

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

陈丹青卷

吉林美术出版社

陈丹青 著

琐记

【上】

纽约

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·陈丹青卷

纽约琐记 (上)

陈丹青 著

吉林美术出版社

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·陈丹青卷

纽约琐记 (下)

陈丹青 著

吉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纽约琐记 / (美) 陈丹青著.

- 长春: 吉林美术出版社, 2000.7

(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·陈丹青卷)

ISBN 7-5386-1015-4

I. 纽... II. 陈... III. 美术-艺术评论-文集 IV. J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36157号

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·陈丹青卷

纽约琐记

著者

陈丹青

责任编辑

功一 朱循

封面设计

旺忘望

图片提供

陈丹青 冯良鸿

出版发行

吉林美术出版社

印 装

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

2001年8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开 本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

15.5 (上、下卷)

印 数

3500—6500 套

书 号

ISBN7-5386-1015-4/J·742

定 价

36.00元(套)

■我现在不愿仅止谈论艺术、因这话题似乎愈形狭窄贫薄。
而我又不敢仅止谈论艺术，因这话题如今恐怕已经贬值。

——《自序》

■我久已是纽约美术馆的资深免费导游，业务之一，是当
朋友为内急所逼，我通晓馆内各个厕所的方位。

——《美术馆》

■每在一家接一家空荡荡亮堂堂的画廊里游走，我总会暗暗
惊讶：艺术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画廊？
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艺术、艺术家？

——《画廊》

■人家走了。门关上。安静。奥尔的脖子很久还是红的，但
他一声不响，低头继续画。

——《艺术家肖像—奥尔》

■奥尔自尊，坦希尊敬奥尔的自尊。同行间不交一言倒也另
有一番天趣，夹在当中，我却是多少有点尴尬，可两位白
人艺术家瞧着都比我坦然。

——《艺术家肖像—坦希》

■真有所谓“美术史”么？假如没有这一个一个“人”，美
术史是什么？那位罗马总督指点耶稣的话正可借来形容我
在回顾展最真切的感觉：“瞧—这一个一人！”

——《回顾展的回顾》

■噫！我这才注意到在我凝望骏马的这一路，街头所有的车
辆都没看见，都失色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无端感到这景象
似乎有什么意思在。

——《拙劣的比喻》

ISBN 7-5386-1015-4



9 787538 610154 >

ISBN7-5386-1015-4/J·742

定价：36.00元/套（上·下册）

■大家渐次哄笑了，这真好。座谈而起哄笑，有什么好呢？
这我却一时说不出。

——《访谈与讲座》

■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等“西方当代艺术”在我们头上摸一下，说：“你做得对，做得好”。为什么？

——《中央美院学生会座谈》

■我不愿把自己变掉，抹掉，弄成个摩登入时的角色，闹不清来路，闪避自己的过去，用艺术为自己整容——没用的。我愿坦然做我自己。

——《中央美院美术史论班座谈》

■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讯息不等于眼界，不等于感同身受，眼界不等于主见，而主见还不等于你手下的创作。你何以自处？

——《吉林艺术学院座谈》

■我的问题是：一个民族的“集体性格”与“传统文化”是什么关系？何者为因？何者为果？又如何彼此纠缠不辩因果？我看前者的生命力似乎较后者悠久强韧得多。

——《湖南美术出版社书面访谈》

■文化背景是一连串“观点”，视觉经验是感官讯息的一连串“所见”。越不带观点，所见就越真实。观点、视觉是两回事。

——《文化错位与前卫艺术》

■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揣着一连串“假问题”高高兴兴走在“迷途”上。我喜欢“假问题”这个词：我们的种种“假问题”，说出了问题背后的全部真相。

——《答吴亮画廊问卷》

目 录

■ 自序	1
■ 纽约琐记	5
美术馆	7
画廊	24
艺术教育	40
艺术评论	45
艺术家肖像——奥尔	46
艺术家肖像——坦希	57
我的画室	70
绘画的观众	86
回顾展的回顾	92
艺术与自由	204
艺术与艺术家	206
艺术与良心	208
桑兰与莱奥那多	214
拙劣的比喻	222

- 227 **■中国稿约**
- 229 《陈丹青速写集》自序
- 235 色彩与高考
- 248 六周的相处——记中央美院油画系助教研修班教学
- 253 金陵怀旧记
- 262 女眷与同行——序张小溪首次个展
- 265 素描与同情——序谢宏军《乡村诊所》
- 269 图像的传奇——读徐累系列画作
- 280 油画的报偿——读《杨飞云素描集》

- 287 **■访谈与讲座**
- 291 湖南美术出版社书面访谈
- 312 关于“困境”的困境
- 338 文化错位与前卫艺术——答段练先生问
- 354 中国油画在世界——答中国油画学会问
- 359 文化错位——答顾丞峰先生问
- 369 快乐的人质——答杨子先生问
- 379 答吴亮画廊问卷
- 399 中央美院学生会座谈
- 419 中央美院当代美术创作与批评研修班座谈
- 440 吉林艺术学院座谈
- 464 新“世说新语”——欧美当代艺术家访谈摘录

陈丹青生活照/1997年



《陈丹青速写集》自序(广西出版社)

色彩与高考(湖南美术出版社)

六周的相处——记中央美院油画系助教研修班教学

金陵怀旧记(江苏画刊)

女眷与同行——序张小溪首次个展

素描与同情——序谢宏军《乡村诊所》

图像的传奇——读徐累系列画作

油画的报偿——读《杨飞云素描集》

中国稿约

《陈丹青速写集》自序

(广西美术出版社)

偶尔有朋友翻看我的速写,都说,还是当年画得有味道。

当年的纸张,悉数发黄了。单是瞧这纸色,大概就是一种求之不得的“味道”吧。去年春末到温哥华,在旅居温市的上海画友那儿,居然发现他存着我在江北插队时的一册速写本。我很难得瞧着自己的画而动感情的——老觉得这儿没画好,那儿也幼稚,就像少年人格外敏感脸上的青春痘——这回,我不由分说向老朋友讨还了那本破破烂烂的本子,用同样破烂的当年的塑料纸兜着,揣回纽约来。

逐页审视,想起江北,想起老乡站着蹲着给我画时,围观的村民吃吃地笑。本子在画友间辗转借阅,不知被哪位割去一页,割痕还在。许多速写散失了,忘了。后来回上海,我把留在老家封尘脆裂的大堆旧作翻出来,满头大汗地看:还是像青春痘,尴尬、生硬,然而模样诚恳。我不再瞧不起它们。那仿佛是另一个人画的,当然,在另一个时代。

中国画家,单是论速写,我喜欢陆志痒、叶浅予;画农民,那

是王式廓的陕西写生最好。司徒乔先生,现在少有人说起他了,他画的那幅鲁迅遗容钢笔速写,还有抗战时代的流民图,我以为是人物的速写的神品。

这几位前辈笔端的流风余绪,在当今速写中早已失落了,只见得越来越多的样式和招法。好不好呢,我说不出——在种种太过自觉的速写中,“感觉”不见了。

速写是一件半自觉的勾当。三分技巧之外,最可宝贵的就是敏锐的感觉、当下的状态、再加上作者的际遇——那几位老先生画速写,多少留着民国时期西画技术半生不熟的印记,不计较手段,也无所谓样式,直接、粗率、迹近潦草,但下笔时目光锋利、意兴迸发,再用当年的老句子形容,是能够让人切实感受到“时代的脉动”。

想想看,假如司徒乔不认得鲁迅先生,不曾目击战乱流亡,我们将怎样看待他的手法?王式廓要不是投奔延安,情形又是如何?在中国,哪里画不到农民?然而延安,以及当年身在延安的文艺青年,也只有这么十三年被历史赋予意义。这一时一地的意义,又好比民国旧上海芸芸众生之于叶浅予的速写,49年后,他就不再画上海人了。这不是“艺术来自生活”的老调么?不是的。生活要是错过富有才情的画手,“生活”将是些什么?

不消说,技巧非得磨练。速写本身就是磨练。但技巧怎么用,用得漂亮,还有待机缘际遇,也看作者对机缘、际遇有没有“感觉”。好速写,仓促之间已然事成,真所谓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不过“感觉”落在纸上,可度追忆,造次却难。像司徒乔、王式廓那般好手笔,旁人学不像,请他们自己再来一回,也必不如的。

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道理。此刻我不问它对不对，只为它并非在讲如何画速写，而在教我如何看自己的画。过去，我一心想要，并当真以为自己会越画越好，一路给自己悬着名家大匠的高标准，对随手画成的东西总是不以为然。直到最近，这些旧作才给我看出不同的意思、意义。倒未见得怎样好，而是在一段一段的“当时”皆尽逝去之后，我发觉终于只剩这些纸片算是我与往昔的缘分——我曾有过这样的片刻，画过这样的人。现在呢，其实我的“现在”，也就是当年的“将来”。譬如以画农民作例，当年要是预先知道“将来”会移居纽约，再难请到一位中国农民坐下来给我画速写，又何来越画越好这回事？

那么索性回农村——据新近造访延安的同行说，陕北男女如今爱穿民警制服或紧身“健美裤”。那想必另是一番“美”吧，农民同志也该换换行头了。但我就想到王式廓先生。他要是还在，重返延安，可有当年的画兴？

原来速写是这么回事。它比油画、创作更有赖一时一地的境况和际遇。朋友劝我：“还像从前那样画速写吧！”好的。但“生活”必须为我安排同样的境遇：再来一场“文革”（兴师动众），再以同样的方式将我送到赣南或苏北农村（受得了吗），而且施以魔法，让我霍然重返青春年华，十五六岁，至多二十出头。

面对旧作，细看细想下去，我发现别说是我，就连速写自身也有它的命，也活在各种境况遭遇之中呢。

在我这代人的青少年时代，速写的运气、身价可比现在强得多：那时没有美术学院，没有画册卖，也数不出几位画画的老兄

拥有私人的照相机——速写，遂自然而然成为学画的初功和时尚，同时，也正契合“文革”绘画的技巧观、创作观。它体现为政治与艺术、官方与个人的双重关系，彼此自圆其说、协同奏效：你要画画，你就得“深入生活”；你要深入生活，你就得画速写。这条公式虽然未必催生了真正的艺术，却使速写蔚然成风。速写的功用、地位因此被夸大了，就像风格、形式、现代感、世界性之类说法在今天的中国绘画中被夸大一样。然而艺术或许从来就要靠言过其实才能有所作为吧，当年，速写几乎成了画圈子里的“流行文化”——作为艺术现象，此事值得一提。

而画速写的最高对象，就是农民。农民，也因时际遇，在“文革”中身价非凡呢。同绘画中另两类主角（工人和士兵）相比，农民形象不仅由于政治的缘故，而且出于美学的理由而被更多画家所眷顾。当年，一幅画着农民的速写素描要是展出或刊印，俨然被认为是艺术，就代表美，不但时髦（好比现在的美女挂历），简直风雅（不信请看前苏联、俄罗斯，还有欧洲绘画史的农民形象）。当然，农民形象的“绘画性”（农民兄弟想必对此浑然不知）也被夸大了，弄成符号，迹近神话——作为艺术现象，此事也值得一提。

现在，就我所知，中国的美术教育照旧提倡画速写，农民形象也仍然引动不少画家的灵感。不过时代到底变了。相机在手，即便无意冷落速写，速写也会先自意兴阑珊；农民形象，则多半被目下种种“风格”、“样式”所淹没，面目不清、气质不纯了。凡事不能勉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绘画自当别开生面，放胆去寻求新的夸大之辞，不过要谈“速写”和“农民”这两回事，“文革”十年确乎值得一提——譬如说：

我自己干脆就是农民。有八年时间,就当时中国的城乡政策和粮油户口制度而言,我是一名准公社社员。记得被“借调”到县城或省府画画时(多么荣幸),我的那份口粮是老乡用箩筐挑着,翻山越岭去镇公所兑换成粮票,再寄给我用的。我可了解农民?我爱农民么?这得问我的速写。画农民,对我不全是所谓艺术上的选择(“选择”这个词在那时没有意义),而是命运,是一段真的生活。老三届都曾一度相信(虽然是被迫相信)他们将永远身为农民,老死在田舍里。在当年的行为中,唯一能分辨出这个家伙并不真是农民的标记,就是我的油画箱和速写本,而本子里每页纸上又分明画着一张张农民的苦脸。

后来我画的藏胞,也是农民、牧民,是辛苦的人。

曾几何时,我成了纽约居民(我常为此暗自惊讶,就像惊讶我曾当过农民)。在回忆中,我看见自己是那个上山劳动时揣着速写本的奇怪的角色。由于“文革”的热心撮合,速写、农民、我,彼此遭遇了。从那以后,我居然渐渐成为“画家”——这是一个艺术的话题,还是一个时代的话题?

自然,除了农民形象,在这本集子里我还选择了其它速写:初中时临摹的芬奇素描(我自以为这是集子里最美的作品,而且就算是我的“素描基础”);“星星画会”成员的写生(那原是我毕业创作方案);离校后带同学去内蒙的速写(最末一次在中国“深入生活”),然后就是我这些年在纽约的涂抹。

在纽约,在这个世界现代艺术的头号集中营,我发现我们以往在中国被告知的所谓“速写”找不到他的位置和理由了。在全新的境遇中,我所熟知的这类速写只能同它自己玩。我不再当真

把速写作为创作的素材(我的创作早已换了路子,变模样了),只能在电视节目、舞台表演和人体素描班找到一点速写的藉口。当我疾速勾画时,我仍会沉溺在近乎愚蠢的快感之中,但事后不再像过去那么在乎,还给朋友看——连我自己也不看。或许为了不致于迷失在当代艺术足可没顶的景观中而无法辨认自己(或许仅只为画照片画腻了),我会偶尔重施故伎(下意识地),摸一摸从小画惯的所谓速写。

是的,速写如今只是我的一项习惯。我不确定,也不想到这是不是好习惯。作为我经由速写(而不是学院素描)自习油画的个人简历,诸位在这本集子里可以看到我先后在眼界极度匮乏,又过于丰富的环境中,如何接受(或规避)诸般影响,又怎样在出国前以速写同油画周旋相处,出国后以速写自我逞能,聊作消遣。在画布上我竭尽全力,并用来换取衣食之资;我敬畏油画,不免也为之所累。速写,则同我长年保持着有心而无意的默契,既亲昵,又随便。我常常好几年不画速写,一画就不可收拾,以至随画随弃。当我理出这几十页纸片拿去发表时,我发现它们只是我存放在抽屉深处的一小笔无用的私房钱。

1997年8月

色彩与高考

(湖南美术出版社)

一九九七年初，湖南美术出版社拟出美术高考辅导教材系列，受邀承担“色彩”文字部分的作者临阵变卦，谓合同经已签署，捉我代撰，情同“绑架”。我向不以高考教材为然，今既代笔，就范一时，出以反调，强做文章，寄呈湖南，渺无回音。今复看，索性发表，其中真意，唯取末尾两句耳。

一

六十多年前的某一天，女作家萧红去鲁迅家玩，“周先生，”她问“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？”

鲁迅“从上往下”看了萧红一眼，意见是“不大漂亮，”他说：“你的裙子颜色配得不对，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，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。红上衣要配红裙子，不然就是黑裙子，咖啡色就不对了——这两种颜色在一起很混浊。你没看外国人在街上走吗，绝没有下面穿绿裙子，上边穿紫上衣，也没有穿红裙子而后配白上衣的。”

萧红在回忆录中写道：那天鲁迅先生兴致很好，又接着说下去：“人瘦不能穿黑衣裳，人胖不能穿白衣裳；脚长的女人要穿黑